

“星球大战后传”系列第一部
大陆首部超新科幻作品

不朽神皇

准备好进入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了吗

郑军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星球大战后传”系列第
大陆首部超新科幻作品

1247.55
69
V1

013032350

不朽神皇

郑军 著



北航

C1641054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247.55

69 V1

02888881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朽神皇 / 郑军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4

(星球大战后传)

ISBN 978-7-229-06034-3

I. ①不… II. ①郑…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757 号

不朽神皇

BUXIU SHENHUANG

郑军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特约策划: 秦光中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曾玉
责任校对: 杨婧
装帧设计: 朱利高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51千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034-3

定价: 32.6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上界”之门	1
第二章 天顶星	37
第三章 不朽的秘密	65
第四章 合纵联横	85
第五章 天女下凡	103
第六章 密谋	131
第七章 征尘	155
第八章 瞬息万变	187
第九章 绝处逢生	219
第十章 自由之战	253





第一章

“上界”之门



(一)

暴风卷起尘沙，将空气染成一片暗红。富含氧化铁的细屑昼夜飞舞，永不停息，仿佛苍天受创，流下无穷无尽的鲜血，稍看一眼都会令人肝胆欲裂，魄散魂飞。沙暴卷起碎石叩击着山体，发出阵阵闷响，一声又一声，好似魔鬼低吼。大自然的运转冷酷无情，不知疲倦。

一座低矮的山丘脚下，两扇用重金属铸成的洞门紧紧锁闭，默默抵御着狂风的拷打。有人类存在就有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就有秘密隐私。这个银河系里到处都留下人类的脚步，每个角落都埋藏着无数的秘密。

但没有任何一个秘密，比这两扇金属门锁住的那个更令人心惊胆战。

在这颗荒凉得令人心碎的行星上，天空总是朦胧一片，辨不清日月星辰，仿佛不愿苏醒的长眠者。如果不靠计时器，就只能通过光线强弱估计大致的时刻。这天，在光线最强的正午时分，离洞门口不远的空中，一成不变的暗红色里隐隐凸现出一团黑影。黑影逐渐扩大，幻化出一艘军用飞船的楔形轮廓。强力场托着飞船，在狂风摇撼中稳稳靠到洞口旁。

接着，一团柔和的光雾从洞口四周漫起，罩住船体，将风沙屏蔽到外面。暴雨般的红沙碎石泼洒在这片中和力场上，马上向四外散开，使它看上去似乎有了形体，宛如逐渐胀开的气球。等到飞船完全被覆盖在这只力场“气球”的下面，金属门便缓缓打开，像巨兽的嘴一样将飞船吸了进去。

由于人迹罕至，生命潜踪，这颗荒凉星球以前连名字都没有，只是在银河系定标星图上有个代号。此刻被锁闭在重金属洞门后面的，便是人类在这里建造的第一个基地。不过它的用途极为特殊，古今无二。正是因为这空前绝后的功用，这颗星球也终于在某个军阀势力的机密军用字空图上得到了一个名称——特别监管处。

“整个监管处从岩层中直接开凿出来，与山体合而为一，没有任何活动

结构。在中心囚室外，我布置了两层双向力场偏导护罩，一层电磁波过滤网，三层中微子分隔带，三层宇宙射线屏蔽装置，还有五米厚的铅隔离层。一艘飞船如果拥有这么全面的防护层，它足可以穿越一个黑洞！”

特别监管处负责人普安纳曼上校胸膛挺直，双眸放光，自豪地汇报着工作成绩。说这话的时候，他正走在通向监管处控制中心的路上，陪伴着前来视察的马丁将军。后者是他的顶头上司。不时有下级军官路过，并向他们驻足敬礼。和自己不同，那些人都是不明就里的执行者，他们不知道这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整体意义，甚至不知道脚下这颗星球的新名称，这些都增加了上校的权威感。

通道里灌注着柔和的无源冷光，明黄色的辉光多少冲淡了漫天红沙带给马丁将军的凄凉感。不过，听到普安纳曼语气中的自信，马丁停下脚步，皱了皱眉：“你觉得这样就很可靠啦？”

“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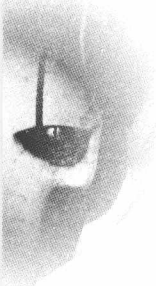
普安纳曼心里涌上来一些话，但被他硬生生吞下去了。他没法回答长官这个问题。这次的任务不像攻城略地、包围聚歼那样的军事任务，胜败两端隔着宽阔的中间带。在这里，一次错误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失败。

但是，以特别监管处防护之严，真能出现仅仅是一次那么多的失误吗？

马丁将军没有等候他的回答，又迈开了步子，普安纳曼小心跟在后面两步远的地方。他知道将军并不是在问他，只是在提醒他。但是……

上校从这个距离上望着将军的背影：拜长年战争所赐，马丁将军头发花白，佝腰驼背，外表看上去远配不上他的赫赫威名。将军现在是雄居银河系一方的军事集团首领，是文韬武略无人能及的卓越人物，是从旧帝国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最有前途的政治新芽。不过，将军的心还没有衰老吗？普安纳曼暗暗想着这个问题。

两个月前，在普安纳曼的指挥下，十艘快速登陆飞船载着一支特种部队来到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上千名官兵开动强力辐射器，在山腹中硬生生开凿出这间规模空前的牢房。一层层、一道道防线构筑在中央囚室外。随



不朽神皇

后，那唯一的囚犯被锁在多重密封箱里运到此处，连同箱子一起，直接被放进中央囚室。包括普安纳曼在内，没有任何人看到他的真面目，也没有任何人敢去看他的真面目。

从那以后，看守们只是通过各种仪器监控这名囚犯。特别监管处完工后，一千名武装到牙齿的官兵留下来看管这名囚犯。每隔十天，还会有一艘巨型运输飞船为这群人载来补给。在“特别监管处”行星外面，太空低轨道上面向山间囚室的这一面，另有几只侦察飞船日夜梭巡，将电子射线投向深空，监视着附近五亿公里半径内的宇空。一旦有不速之客逸出超空间，逼近监管星，立刻就会被值班人员发现。整个基地配备的火力足以抵挡一支小型舰队。银河系里暂时不会有更强大的武力来截夺这个囚犯。即使有，他们也能抵挡数日，等待援军到来。

所有这些严密布置，仅仅被用来看管一个人！

防范手段如此周全，完全是为了贯彻马丁将军那道难以理喻的命令。除了普安纳曼上校，整个监管处没有人知道这名囚犯的真实身份，甚至没有人知道囚犯是男是女。其他人只是凭经验来猜测此人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在缺乏公开信息的情况下，些许流言自然在官兵间传播，这个古怪任务的可怕程度也在这些流言中被扭曲、放大，魔索一般缠绕在官兵心头，绷紧他们的神经。

普安纳曼上校陪着马丁将军走进指挥中心。整个室内最显眼的东西，就是几十面大大小小的半透明监视屏。通过它们，指挥员不仅可以看到特别监管处里面的每个角落，还可以看到囚室所在的这半边行星表面，以及处在预定监视范围内的宇空。在监视器中间，穿插布置着各种各样的控制终端。几个技术军官正在处理着杂乱的信息。

因为这一切都由自己亲手督建，高大魁梧的普安纳曼环顾全室，踌躇满志。他是马丁将军的忠实部下，执行过将军布置的许多次任务。突袭、刺杀、暗算……无一不是性质特殊、高度机密的勾当。上校的精神世界在这些见不得阳光的任务浸染下，也变得冷酷而谨慎。但是这次，他觉得将军有些

小题大做了。接受这个任务前，他没有亲眼见过西斯武士。当然，有关的传闻和资料接触过不少。他知道，这些家伙古怪玄奥，邪恶歹毒，但他们毕竟也是人呀，能抵挡一支能量枪的射击吗？

马丁将军倒背着手，眉头紧锁，望着那一面面监视器。监管地周围的情况本来就一成不变，监视器的画面也就显得十分单调，但马丁将军依旧饶有兴味地观看着它们。不错，普安纳曼已经用尽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布置了最严密的保安措施。但是，宇宙间没有人知道“原力”的本质是什么，包括武士们自己也是如此。科学家只知道它不是引力场，不是电磁波，不是宇宙射线，不是中微子流……总之，不是已知世界里任何一种事物。

“那么，如何能够及时地证明他还活着？”马丁忽然抬头问道。

“通过这些……”普安纳曼早有准备，指指与眉头平齐的一张透明屏幕，那上面有几排数据不停翻动着。“心电图、脑电波、呼吸记录、微循环记录、皮肤电反射……各种生理数据都有。瞧，现在这具‘干尸’一定是睡着了。”

马丁皱了皱眉。“干尸”这个词显示了普安纳曼的轻率。但他的下级没看到这个表情。普安纳曼向不远处一个操纵员拍了拍手：“来，给出囚室图像。”

操纵员应了一声，抬手按下按钮，一幅灰蓝色的平面图像倏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的宽阔囚室里，一团黑影蜷曲在地下。隐隐看得出那是一具盖着布单的人体，一只枯萎的手臂搭在布单外面，一动不动。乍一望去，“干尸”这个词倒真的很贴切。

“你怎么敢接通直播信号！”看到那团“干尸”，惊悚之情立时爬上马丁的脸，声音也有些颤抖，“我不是说过吗？要把他当成黑洞来封锁，什么信号也不能传出来！”

“将军，这不是同步信号。我知道关于西斯武士的传说，所以做了周密准备。这是半分钟前的图像，谅他不能做什么手脚。”

仿佛被他们的谈话声惊醒，原本定格般平静的图像上突然有了变化。那



不朽神皇

个囚徒掀开布单，鬼魅般坐起来！马丁不禁退后一步，好像这个人就坐在他的面前，伸手便可以扼住他的喉咙。其实，他们之间的重重防护严密得连一颗粒子都不能透过。

“镜头推进，看看他现在的尊容。”普安纳曼又对部下命令道。由于设置了时间差，半分钟后画面才逐渐变大，将那个人清晰地显示在他们的视野里。

那是一个枯瘦的老人，穿着灰褐色的袍服。他只剩右臂，左臂齐根断去。老囚徒全身每处裸露的地方都布满疤痕，深浅不一，或凸或凹，令人望之欲呕。推想而知，长袍下面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去。老人的眼睛直盯着监视镜头，不，盯着镜头的仅仅是一只右眼。他的左眼大大地瞪着，但毫无神采。大概正是因为瞎了一只眼睛，剩下这只眼睛反倒像是集中了所有的生命火焰，锐利的目光即使已经被转换成电子信号，看上去仍然带给人强烈的灼烧感。

马丁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他无数次看到过这个人，对老囚徒的一举一动都十分熟悉， he 现在是监管者，而对方是囚徒，但这并不足以减少那盘绕在心头的恐惧感。

“瞧，他完全是一个糟老头子！”普安纳曼甚至觉得有必要帮助自己的上司建立起信心。看来，老将军与这个怪物争战多年，早被西斯武士的威名吓住了。自己是新一代人，没必要笼罩在他们的阴影下面。

“你不是说，这是半分钟前的图像吗？”马丁的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

“是的……”普安纳曼突然收住了声。监视器上，枯瘦老人那锐利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自己，愤怒像闪电一样穿透出来。他不由自主地闪到一旁，换个角度再望过去，那目光仍然像网一样笼罩着自己。

半分钟时差？

老囚徒真是在望着自己？

难道他能遥感到中央控制室里的变化？

还是仅仅习惯性地瞪着监控镜头表示不满？

普安纳曼的思路顿时混乱起来，觉得像有什么东西楔进自己的头脑，让他无法清晰地思考。突然，画面变化速度骤然加快，并且越来越快。只见那老囚徒闪电般站起来，右臂环抱胸前，单目闭紧，然后纹丝不动，面如死灰，状似枯木。

“怎么回事？”旁边的操纵员一边嘟囔，一边试图重新控制设备，“帧幅速度加快，无法控制。”

“快关上，他在合并时间差！”马丁大喊一声。虽然贵为将军，但他对眼前这些机器设备并不熟悉。由于恐惧，这一句喊得声嘶力竭。操纵员吓了一跳，没听清将军的命令，转过头用目光征询直接上级普安纳曼的意见。

就在这时，快速跳动的画面突然又恢复到正常速度。与此同时，三个人中离画面最近的那个操纵员双手握住喉咙，眼睛凸出，面色发青，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身体挣扎着，扭动着……

马丁将军拔出能量枪，朝着监视器就是一枪。伴随着火花飞溅，平面图像闪了一闪，幽灵般消失了。透明屏幕也在一团小小的火焰中焚毁了。操纵员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还不知道，自己刚才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

马丁将军做了几次深呼吸，一直到心情平静下来，才收枪入套。室内不再有老囚徒逼人的目光，大家也仿佛都能喘过气来了。将军回过头望着普安纳曼，后者多日建立起来的自信像蛋壳一样被敲破了，呆呆地望着将军。

“这……我……”

“没关系。”马丁拍拍普安纳曼的肩头，宽慰道。刚才这个教训已经足够大，不必再给他施加额外的压力。

“你知道该怎么去做。”



不朽神皇

(二)

休息室里，马丁和普安纳曼相对而坐。两个人中间的桌子上摆着兑了镇定剂的饮料。镇定剂在军中被明文禁止使用，可现在，任何条文都不及超自然的恐怖更有压力。普安纳曼抱起杯子，一边不停地小口呷着，一边不时用眼睛瞄着身边的墙壁。

和特别监管处里面所有房间一样，休息室也是从岩体上直接凿出来的，那面墙壁就是大自然亿万年的创造。可现在，它的厚重和结实都令人怀疑。普安纳曼总觉得老囚徒随时会从什么地方破壁而出，撕碎他的喉咙。

那不是人，是魔鬼！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初马丁将军严格训令，任何人都不许直面老囚徒的真身，更不能看他的眼睛。

“是上界，一定是上界的力量，否则无法解释他怎么能做到这些。”普安纳曼小声念叨着。

“确实如此。”马丁将军长出了一口气，“有关上界的理论从来都正确，只是你刚刚能接受它。”

上界，一个古老的概念，一种奥秘的理论。当人们无法用自然规律解释武士的神通时，它被拿来作最后的诠释。对于这个理论，没见过武士的人都不相信，目击过他们的人从不怀疑。不过现在，这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

“为什么要关着他？把他结果了不是更省事吗？不管他有什么神通，一颗高爆能量弹还不足以让他了事吗？”

自信心像玻璃杯一样被敲得粉碎，普安纳曼不禁对老囚徒产生愤愤之情。

“我们需要他！”马丁一边回答，一边手指轻叩额头。这是将军的一个习惯动作。普安纳曼立即坐正身子，准备听上司的重要指示。

“他成为囚徒已经有三十年了。最初是什么人把他从死星二号的废墟中

救出来，并控制在手里，现在已经不可考证。在这三十年中，他几经易手。每一个得到他的人，都把他作为秘密武器使用。三十年来，银河系里估计有超过一百次的离奇死亡是他的杰作。当然，每个抢到他的人也都知道他的危险性，稍不留神就会被他反制，所以都安排下重重机关困住他。监囚双方总是在斗智斗勇，讨价还价。”

普安纳曼专注地听着。虽是心腹，他也不知道老将军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个厉害角色。本着军人的职责，虽然对此事充满好奇，但他从不主动去问。

“现在我们把他抢到手，也是要让他发挥自己的‘余热’。但这是最后一次。事成之后，我们就要让他化成宇宙中的微粒子，再不能为害世间。”

普安纳曼心中一惊，难道马丁将军也要把老囚徒当做暗杀敌政的武器？


银河帝国覆灭后，和平与民主没有立刻在银河系中建立起来。老帝国的封疆大吏、统兵将领，共和国起义军中的新军阀之间展开连年混战。当然，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拥有道义和正统。马丁将军统领的一派目前已经占领了旧帝国近一半的疆域，但仍然算不上胜券在握。战场局势千变万化，友军之间也钩心斗角。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某个重要人物突然死亡就足以导致战争天平的倾斜。

作为特种部队指挥官，普安纳曼长期执行这类非常理可循的任务，对于这种小人做法的心理负担本不算重，但老将军此次计划仍然令他大感意外。如果只是搞暗杀，难道自己的手下不足以胜任，一定需要这个充满敌意的老怪物吗？普安纳曼飞快地在心中过滤了一遍眼下的敌人，想不出有什么厉害角色需要将军冒这样大的风险。

马丁将军凝重地讲出他的谜底：“这次我们要对付的，就是莱娅公主！”

普安纳曼大吃一惊，杯子“咣当”一声擗在桌面上，眼前的变化已经超过他对政治风云的解读能力。

“我知道你会吃惊，”马丁将军导师般循循善诱地解释道，“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民主理想的追求。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拥有者的



有效监督。而数千年来，杰迪武士这个群体一直处在民主制度的监督之外。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共和国的保卫者，但我们能够相信他们的这种自诩吗？我们能允许他们未经民意许可，就长时间地占据所谓‘保护者’的地位吗？我们无法理解他们那些神秘力量的来源。凭借着神通广大，他们高高在上，把和平和安宁赐给我们，这绝不是什么民主！想想吧，如果他们，或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不再约束自己，随意去使用他们的力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有什么办法吗？完全没有！想当年，帕尔帕丁实施他的阴谋时，阿纳金背叛理想成为黑暗君主时，杰迪武士又做了什么？我们如何了解他们中的某一个是否尊重民主，还是更渴望权力？”

“可……莱娅公主也是反抗帝国的领袖人物呀。而且，您不是也与她并肩战斗过吗？”

“那是以前的公主，当她成为杰迪武士以后，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世事沧桑赋予将军老练深沉的声音。此时，他正用这种带有磁性的嗓音给部下讲解政治学入门课。“她已经成为某种神秘力量的化身，这种神秘力量我们无法理解，无法制约。作为民主的捍卫者，我们不应该被那些神话传说所左右，不能让民主制度的新萌芽被这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威胁。”

普安纳曼一时做声不得。虽然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翻云覆雨，但老将军竟然打算除掉莱娅公主，这种现实仍然让他难以接受。“公主已经淡出战争多年了。依我看，她现在只能算是个隐修士。”

马丁指了指身边的墙壁：“隐修士？你真能理解一个武士吗？”

一想到那个老囚徒的神威，普安纳曼就觉得颈后一阵冰凉。他只好摇了摇头：“……不能。”

“我也不能。”马丁端起杯子，呷了一口饮料，加重语气说道：“我想，谁都不愿意与自己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力量做伴。如果莱娅公主真的忠诚于民主理想，她就应该牺牲自己！她曾经是普通人，如果她愿意放弃原力，恢复成普通人，我们当然不会为难她。但她拒绝了这个要求，坚持做她的武士！”

马丁将军没有再说什么，站起来，转身走出休息室。他相信普安纳曼能够理解这次行动的意义，不需要自己多费口舌。

在公众心目中，杰迪武士既是神明，又是民主共和国的保护者，更加上莱娅公主多年来没有异动，所以马丁虽然心怀疑忌，却无法用公开手段攻击她，剩下的只有暗杀。

而在今天，整个银河系里唯一能与莱娅公主匹敌的，就是这个被锁在重重壁障之后的老囚徒。

(三)

“呀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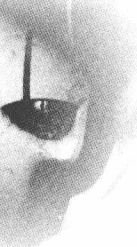
汉恩·索罗双手扳着操纵杆，嘴里吐出畅快的喊声。当飞船高速狂飙时，他喜欢让身体离开座椅，半曲双腿，俯身站在操纵台前。

舷窗外，一块块碎石被“千年隼”甩在后面，仿佛在印证他那出神入化的驾驶技术。身边，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双手死死抓住扶手，眼睛牢牢盯着舷窗外飞掠而过的碎石。

此时，老古董“千年隼”号货运飞船正穿行在一个巨大的行星环中间。在这个由碎石组成的行星环周围，有无数条航道可以平安通过，但索罗执意要横穿它，并且放弃自动驾驶，以便体会那份惊险和刺激。索罗已经是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脾气秉性与年轻时一般无二，就像是个老顽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太多的郁闷要发泄。公主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很久，他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更不能理解她失踪的原因。

时光飞逝，无论朋友还是敌人，旧相识一个个与他永别。前不久，索罗几十年的旧伙伴，猿人乔巴喀也去世了，让这个老船长悲伤入骨。从那以后，“千年隼”号的副驾驶座位上就坐着这个名叫安努的年轻人。此人聪明



伶俐，十分好学。

终于，窗外的纷乱消失了，飞船周围的宇空又恢复了宁静，大大小小的行星和卫星悬浮在他们周围，像一块块静止不动的石雕饰品。他们已经穿过了行星环。

“船长，当你的学徒得需要很好的心脏。”安努松开被冷汗浸透的扶手，长吐了口气，“刚才我差点吐出来。”

“不，你不是在当我的学徒。”索罗坐定，指着窗外浩瀚的太空。“你在做这个宇宙的学徒。它随时要出难题考你。题目之难，你那些宇航学校的教师永远想不到。来吧，咱们进入超空间！”

发动机爆出一阵畅快的吼叫，飞船陡然加速。不一会儿，窗外的星空变成一道道光流，帘幕一样包裹住整个空间。飞船开始了时空跃迁。索罗把背向后一靠，双手枕在脑后，满意地望着他熟悉至极的超空间美景，心里充满浪迹太空的快感。不管有什么烦恼，这份美景都可以驱散它。人类尚不能看到超空间里的实物，但可以看到绚丽多彩的光雾。

虽然在反抗帝国的战争中功绩累累，也被授予数不清的勋章和官位，但只有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才对索罗口味。后来，眼见那些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义军首领卷入争权夺势的漩涡，索罗更是心灰意冷，对各方邀请坚辞不就，仍然做他的私人货运飞船生意。一家家巨型运输公司利刃般切割着运输市场，它们中的夹缝并不大，但索罗愿意在这些小溪里畅游。不为钱，只图快乐。

“我睡一会儿。”索罗拍拍安努的肩头，转身向后面的休息室走去。相处日久后，他非常信任这个乖巧的小伙子。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轻微的晃动把索罗从小憩中唤醒。凭这种感觉他就知道，飞船已经回到正常时空了。索罗伸着懒腰，走向驾驶室，站在控制台前，拍打着台上的按钮，驾驶室里顿时充满有节奏的声响。那是索罗的习惯动作，兴奋劲一上来，他就会像奏乐一样拍打着控制键，而不是老实地坐在那里扳动。

“怎么？移动星图不对头！这是什么地方？”索罗嘀咕了一声，又按顺序拍打了一遍控制键，出现在眼前的仍然是一幅陌生的宇空图景。一颗暗红色行星幽灵般悬在正对面的太空中，像是一只宇宙幽灵瞪起的巨眼。

这不是他确定的目标！

“怎么会这样？超光速跃迁之前，我设定的方位绝对正确。刚才有什么异常吗？”

“航向很正确，是有位老朋友邀请你。”一旁，安努的语气忽然变得不阴不阳。索罗闻声转过身，从助手脸上看到一副他不熟悉的神情，心里陡然一惊，但面色不变。他伸出手，拍了拍安努的肩膀：“哈，你在开玩笑吧。什么朋友？我怎么想不起来有朋友在这里？”

“确实是你的老朋友！”一种与年纪不符的阴沉在安努脸上泛起。同时，他的身体也退到索罗够不着的地方。一切都明白了，一切又都无法明白。

索罗盯着他看了半天，然后半转过身来，自言自语：“唔……我想想会是什么麻烦。我的生意很好，已经很长时间没欠什么人的钱了。不做军人也有许多年，是谁还惦记着我？”

突然，索罗闪电般转过身，能量枪已经握在手中，直指年轻人，迅猛伶俐绝不输于当年。驾驶室里红光一闪，但那不是能量枪的射束，索罗知道自己还没有开枪。他低头一看，发现手里只剩下了半条能量枪，握住枪机的手指离断口处仅差分毫。发射管已经被斩落在地，团团乱转。

安努得意地晃晃手里的光剑，通红的剑光在索罗眼前划着一个小小的弧形。能骗过这样的老江湖令他很有成就感。

“我要感谢你的老情人，是她教给我杰迪武士的上乘剑法。”安努轻佻地嘲弄着索罗，稠密的光束漫不经心地游走着，似乎已经不需要再戒备他对面的这个人。

“啊，哈哈，恭喜你呀。你真是个好学生，很有出息。”索罗慢慢坐下，一边胡乱搭着话，一边盘算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自己借来脱身。